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胡 绳/主编

维特根斯坦

一种后哲学的文化

王 怡/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维特根斯坦： 一种后哲学的文化

● 江
怡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江怡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4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胡绳主编)
ISBN 7-80050-793-9

I. 维… II. 江… III. 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 - 思想评论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805 号

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



著 者：江 怡

责任编辑：韦莉莉 王 静

封面设计：孙元明

责任校对：张树梅 侯振福 范 迎

责任印制：窦建中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7.125

字 数：174 千字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 2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ISBN 7-80050-793-9/B·83

定价：1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 绳				
副 主 任	汝 信				
编 委	王仁湘	王逸舟	王缉思	白 钢	
	刘欣如	汪同三	沈家煊	李 扬	
	李培林	陈佳贵	张晓山	张蕴岭	
	杨 义	郑成思	卓新平	赵一凡	
	郝时远	彭 卫	景天魁		
执行编委	王 正	刘白驹	刘迎秋	朱渊寿	
	何秉孟	李正乐	杜晓山	周志宽	
	周明俊	金 泓	章绍武	黄浩涛	
	黄燕生	谢寿光	蔡文兰		
秘 书 长	蔡文兰				
副秘书长	朱渊寿	黄燕生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选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理论著作，旨在扶植青年，繁荣学术。

二、选题范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学科门类，著作范围不限，惟以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标准。

三、国家重点课题、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及青年科研基金课题的成果是本丛书选收的重点。

四、入选著作的作者年龄均不超过 39 岁。

五、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

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既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绳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维特根斯坦历来被看作属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但作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和论据，把维氏思想与欧洲大陆哲学联系起来，认为维氏在思想气质、哲学思路等方面更像一位大陆哲学家，并把他的思想看作一种“后哲学的文化”。这种见解在国内为首创，在国外也不多见，具有创新意义，特别是作者把维氏的思想看作一种后哲学文化，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此书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作用，而论述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专著，国外甚多，国内则不多见，尤其是从这个新角度来讨论的，在国外也是新题目。

本书讨论的“后哲学”问题，更是当代西方哲学中很新的课题，在美国有罗尔蒂做了不少工作，欧洲大陆围绕海德格尔亦经常讨论这类问题。江怡著作以维特根斯坦的材料为核心，并兼及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倾向，对此问题作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此类问题因其新而难以定论，尚有不少问题值得研讨，正因为此，江怡的工作成果，是很值得出版、交流的。

——叶秀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引言

当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首西方哲学在这个世纪的历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曾被视为引发了一场“哲学革命”的分析哲学，竟然在短短的几十年后就作为一种“传统”而被纳入哲学史的研究范畴。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作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分析哲学都将被烙上 20 世纪的时代印记；那些宣称要“以语言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家们，也都被人们重新划归哲学的象牙之塔。然而，在这些分析哲学家中，有一位人物使人始终无法清晰地界定，因为他的思想很难被划归通常认定的“分析哲学”阵营。这位哲学家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显得极为特殊。他既不同于对传统形而上学深恶痛绝的维也纳学派，也不同于善长语言分析技巧的牛津学派哲学家，但他的思想却对上述两种不同学派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作一番深入的考察，以“显示”出他哲学的独特之所在。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后期哲学，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但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兴趣主要还是停留在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运动之间的关系上，更多地关心他在语言形式、逻辑分析以及世界结构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少或没有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角度揭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独特性。这里存在一个研究背景问题，即把研究对象置于何种文化或思想传统之中。目前，研究者们大多是把维特根斯坦放在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考察，因而，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作为分析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可当我们以这种哲学形象去理解维特根斯

坦的著作时，却往往对他的许多重要观点（特别是他的后期思想）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鉴于这种研究现状，本书在详细考察和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主要是他的后期哲学）的基础上，试图来一个背景的转换，即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置于欧洲大陆哲学的框架之中。一旦变换了这种背景，我们就会真切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并非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他更像是一位欧洲大陆哲学家。这种相似并非某些个别观点的巧合，而是维特根斯坦与大陆哲学在思想来源、哲学气质以及所关心的问题的一致。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他的思想并未随分析哲学而落入“传统”之穴，相反，他是以自己的方式“超脱”出20世纪的哲学氛围。由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理解迥异于西方哲学家们，因而，我们把他的思想视为一种“后哲学的文化”。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首先明确指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独特性，着重分析了他为当代西方树立的一种全新的哲学形象。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历来被视为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理论先驱。但事实上，他对哲学的思考伊始就与维也纳学派有着不同的路数。这表现在，他是以元哲学的方式告别了西方的传统哲学。同时，他在后期哲学中对自我的超越，并非简单地抛弃《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而是在研究语言的总目标下的一种视角转换。它使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视野由纯逻辑的狭隘范围，转向更为广阔的日常语言领域，转向人们使用语言的生活世界。

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集中考察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意向性、遵守规则以及私人语言等问题上的基本思想，着重讨论了他在这些问题上与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密切联系。

意义问题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也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出发点。但他这时考虑意义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与其他英

美语言哲学家以及他早期思想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的哲学目光已经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因而他更注重语言表达中的意向性因素，并把意向性看作语言作用的基础和根本解决意义问题的关键。应该指出，维特根斯坦关于意向性的思想并非他哲学中的次要部分，而是他后期哲学的重要内容，构成他语言游戏思想的行为起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不仅把意义问题与语言游戏联系起来，提出了“意义在于用法”的思想，而且强调意向性在意义问题中的中心地位，把它看作联结意义问题和语言游戏的重要纽带。

“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中心概念，它的核心在于我们在游戏中能够正确地遵守规则。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是在不知道规则的前提下从事语言游戏的。这里存在一种维特根斯坦称之为“悖论”的难题。如何克服这个悖论，就构成了维特根斯坦论述语言游戏思想的中心内容。从他的运思方式和具体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规则悖论”所反映的既不是休谟式的怀疑主义，也不是全盘否定和抛弃的虚无主义，而是一种对人类语言能力极为自信的乐观主义。他解决悖论的基础，就是遵守规则的活动，即语言游戏。如果我们以英美哲学家们惯用的逻辑推论方式讨论规则问题，我们就会遇上这种悖论。维特根斯坦指出悖论的用意，正是为了表明这种论证方式的谬误。他把参加语言游戏视为解决悖论的唯一方法，这显示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具有鲜明的参与特征。

要能参与语言游戏，遵守语言规则，前提就是要能听懂和理解游戏中使用的语言。但是在语言理解问题上，西方哲学中历来存在着一种身心二元论的观念，即认为心灵与身体是两个相互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心灵是不依赖于身体、只能通过内省才得以接近的，因此存在一种无需表达和不为他人理解的“私人语言”是完全可能的。针对这种“私人语言”观念，维特根斯坦仔细分析了我们通常用于表达感觉的动词，表明私人语言实际上不是一种

真正的语言。因为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是语言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意义上，语言不可能是私人的。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不仅把身心二元论驱出了语言表达这个最后避难所，而且还引出了“语言共同体”的观念，由此进一步确定了不可怀疑的语言游戏的基础。

强调维特根斯坦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本书的第三部分（即第五、六章）就是着重分析维特根斯坦思维方式革命的意义，指出这种革命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于寻求人类生命的根基。当维特根斯坦告别传统哲学并勇敢地超越自我时，这已不单是语言研究视角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哲学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为整个西方哲学增添某种新的理论，相反，它是对整个哲学的超越和反思，是对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和抛弃。这种变化带来的两个明显后果是，由静态分析转向动态观察，由逻辑构造转向生活世界。

“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概念。但如何理解和解释“生活形式”，至今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本书在详尽分析了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并考察和比较了不同哲学家对这一概念的各种解释之后，力图把“生活形式”与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概念联系起来，由此表明“生活形式”概念包含着比其他任何解释都更为丰富的内容。

然而，要确立生活形式，首先就需要人们在使用语言上取得一致，而语言的一致性最终又取决于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一致性”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维特根斯坦由此直接触及到人类存在的意义：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是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统一，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则是人类最基本的和初始的语言活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切确定人类存在的活动都只能发生在语言之中，因而，所谓的“实践”也只能是人们使用语言的基本活动，即语言游戏。

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本书第四部分

(即第七、八章)则对这种革命的思想背景以及它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地位,提出了本书作者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大视野出发,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两种哲学就不只是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工作是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和对话的跨世纪之桥。但是,他在努力“显示”自己的哲学新形象的同时,也为整个哲学的未来划上了一个不甚圆满的句号。他关于哲学的作用在于治疗而不是建设的思想,在客观上否定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而且,他在宣布传统哲学终结的同时,也消解了作为人类理智化身的哲学本身。当然,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哲学本身就无法被消解。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仅仅意味着传统哲学已经被或即将被一种新的哲学所取代。

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危机感”似乎是西方人的通病。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西方科学危机的哲学反思,海德格尔忧虑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看到的则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在他看来,这种文化的危机比哲学危机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更为严重,因为它就体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之中。因而,西方文化的危机也就是西方语言的危机。它表现在:追求本质的思维方式使哲学家们陷入逻辑语言而无以自拔;哲学家们过分强调了对语言结构及其意义的理论分析,忽略了使用语言的实际活动;传统的二元论使人们相信私人语言的存在;语言的危机直接反映了生活形式的衰落。从科学危机到哲学危机,再到文化危机,这反映了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怀疑和否定。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特别是他后期的“语言游戏”思想),正是为拯救西方文化危机而提供的处方。

维特根斯坦著作书名缩写

为行文方便，按惯例，书中所引的维特根斯坦著作书名缩写如下：

BBB 《蓝色和棕色笔记本》，牛津 1969。

OC 《论确定性》，纽约 1969。

PG 《哲学语法》，牛津 1974。

PI 《哲学研究》，牛津 1958。

PR 《哲学评论》，牛津 1975。

RFM 《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伦敦 1956。

RPP 《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2 卷本，牛津 1980。

T 《逻辑哲学论》，伦敦 1977。

导 论 哲学：敢问路在何方

在当代西方，由于维也纳学派以及整个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努力，分析哲学已经从最初的哲学观念，转化为具体的逻辑分析活动。这种分析也不再限于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排除，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于数理逻辑、物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具体领域。可是，就在分析哲学家们对自己的事业踌躇满志和为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这种哲学本身却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哲学的目的只在于分析语言的逻辑结构，澄清语言使用中的混乱，如果哲学的方法只是对语言形式和语言用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那么，它是否还应该被称作“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西方哲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把专门从事语言分析的研究者们称作“律师”或“匠人”，而不是“哲学家”。

在哲学目的和方法上，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先导的欧洲大陆哲学和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尽管胡塞尔的哲学起于逻辑研究，但他的着眼点却始终在人的意识领域，在人的意向活动之中。在现象学那里，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超越以感觉材料和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科学的、无可怀疑的、普遍的（绝对的）理念世界，哲学的方法是采用不同于思辨的、更为精密严格的科学方法。现象学的核心问题是对作为理智性主体的人的探索。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再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整个欧洲大陆的哲学精神似乎都围绕着人，围绕着人的精神（心理）世界。这基本延续着自康德哲学以来的德国古典哲

学的思路。由于这些哲学力图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对精神（心理）世界的基本要求，因而它们似乎比英美分析哲学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尽管人们会对现象学的观念、人的存在以及语言的理解和解释等问题产生一时的兴趣，现代社会毕竟不同于康德、黑格尔时代，人们不可能（因而哲学家们也不能指望）仍然把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哲学已经从神圣的“科学之科学”宝座，退位到与文学、宗教、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等学科相同的地位，而且随着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一步分化和完善，哲学在这些学科中的位置也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威胁。

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看，西方现代哲学似乎已经摆脱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为哲学布下的阴影，走出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哲学困境。但从哲学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来看，哲学却仍然继续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衰退。尽管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某种偶然的（也是客观的）社会原因而名噪一时，但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整个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却在日益下降，哲学存在的价值遭到愈加严重的威胁。对当代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所以，如何回答哲学面临的挑战，如何挽救哲学自身的命运，这些就成为当代哲学家们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事实上，早在尼采那里，哲学的神圣地位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尼采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斥为肤浅庸俗的乐观主义，力图以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重新确立人生悲剧的意义。他的方法是以文学、戏剧、音乐等形式取代传统哲学的理性思辨，以直接的人生体验展现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所具有的悲剧意识，这种以人文科学或艺术形式取代哲学的方式，似乎是自尼采以后不少哲学家为挽救哲学命运而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这种方式只是回避了哲学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哲学本身所面临的困境。这样就出现了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反思。

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哲学只关心“存在”、“有”，并把“有”理解成物质的基本属性。这是一种体验性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它使西方人遗忘了“有”的真正意义。海德格尔指出，这种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是物质世界的终极属性，而在于它是一切具体的“有”的本源和基础。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本源性的“有”似乎就是“无”，因而尚无“意义”。但在本源意义上，这种“有”却是一切“意义”的基础。所以，“无”并非对物质世界的否定，亦非“有”的对立面，而是“有”的条件和根据。海德格尔坚信，西方哲学的危机正是由于遗忘了本源性的“有”（“无”），而只见具体的“有”（经验的对象）。他的哲学就是要重新确立本源性的“有”在理性思维中的地位。

无疑，海德格尔的工作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他为哲学指明的道路，是要让人们放弃传统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即把存在之存在作为对象性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让人们去思考真实的、本源性的问题，即处于前科学、前知识状态的、具有“时间性”的 Dasein。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想”就是在哲学（传统哲学）终结之后思想者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海德格尔竭力表明自己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决裂，他的哲学却依然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继续；尽管他坚决抛弃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但他仍然坚信“思想”本源性的存在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这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思辨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在所思的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同时，海德格尔也没有放弃把哲学视为追求知道和真理的基本信念，而揭示“真理”（真实性）在他心目中才是思想家的本份。这样，虽然海德格尔宣布了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终结，但他自身的“思想”同样延续着古希腊以来的这一哲学传统。因而，他的哲学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哲学本身面临的生存危机。